

異史

聊齋焚餘厚稿

異史目次

第三卷 計七十六則

嫦娥

鞠樂如

褚生

鴻

象

霍女

醜狐

呂無病

錢卜巫

姚安

采薇翁

崔猛

詩讖

小棺

和子儀

李生

陸押官

蔣太史

邵士梅

顧生

陳錫九

馮木匠

黃英

某甲

書痴

衢州三怪

齊天大聖

拆樓人

青蛙神

大蝎

任秀

晚霞

司扎吏

白秋練

蚰蜒

王者

司訓

陳雲棲

黑鬼

織成

子子游

竹青

男妾

段氏

王可受



狐女

張氏婦

牛犢

王大

三仙

樂仲

鬼隸

香玉

外國人

王十

章公子

大男

嘉平公子

石清虛

曾友于

紫花和尚

周克昌

盜戶

某乙

邵臨淄

于去惡

遼陽軍

徵俗

狂生

金陵乙

查牙山洞

燕脂

郭安

楊大洪

彭二掙

夏雪

異史卷之三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姬有素。一日父子遇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姬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相鄙。便奉箕箒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姬。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姬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姬愛而留之。實將寄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晚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貧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媼并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

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姬。姬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輕折腰。何
姬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姬乃云。曩或與翁戲。約
客有之。但無成言。即都忘却。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
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
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
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
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負販未
歸。由此蹈隙往來。影迹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
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
約讓宗。宗述其故。女便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
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約。受金而為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

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嘿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所從。隔夜以告顓當。顓當深然其言。但勸宗留意嫦娥。宗不語。顓當願下之。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媼無辭以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顓當言。嫦娥微笑。陽慙慙之。宗喜。急欲一白顓當。而顓當迹已絕。嫦娥知其為已。因暫歸寧。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顓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既而解衿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傲居其中。蓋顓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迹絕。莫可問訊。慙嘆而已。

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善諧謔。遠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即亦不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裝。倣飛燕舞風。既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而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攜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闐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惘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在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遇姚巷。

值一女子。垢面羸衣。僮僕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後南遷。老母即世。為惡人掠賣。旗下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煩多。不能為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締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步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僂累。不能終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踪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墻盡。

類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暗客至。漫不為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鳥悲啼。惟懼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哭起。急攬其袂。嫦娥曰。莽郎。君嚇死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姮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為寇刼。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謹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為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

顧曰。姊妹輩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張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投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痴郎痴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菜。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赦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搽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賁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

緩頰。即便放却。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為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內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窻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已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壓勝者耶。汝自欲捧心做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賄。嫦娥每愛趺坐。眸含若暝。顛當肖以玉瓶。揀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

櫻唇半啟。瓠犀微露。晴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目。始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遂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其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啣鳳鈎。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這間幾為所凡。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狎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戲。

一日二人扶一婢。效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賤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墜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鬼。薨矣。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衆聞。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即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謬言四肢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曳之。隨手而起。嫦娥逐身怒曰。幸婢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繫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但小人無賴。反復何常。留汝女終為禍胎。宜即將去。原價若干數。當速為措置。遣人押出。婢浼二三村老。券証。

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曰。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召諸婢。數責徧扑。又呼顛當為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一笑頓亦不可輕。譴端開之日。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以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嫦娥乃搯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憮然為問。忽若夢醒。掘地自投。歡喜欲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奠償。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夫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鞠樂如

鞠樂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鞠托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徒侶慕頌。內有

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携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學。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髦。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敝密晝同。几夜亦同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天寧寺。遇諸廊下。劈柴淬礪。作火具焉。見陳。惻惻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實相告。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

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命從人。收其業。同歸塾。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為痴。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饔飧。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歛金助裝。褚惟洒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即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